

，專行鬼法惑亂世間。是人命終，永不值佛，還墮鬼神道中；若坐時多行惡法，即墮地獄。

行者修止觀時，若証如是等禪，有此諸邪偽相，當急卻之！云何卻之？若知虛誑，正心不受不著，即當謝滅。應用正觀破之，即當滅矣！

二者辨真正禪發相：行者若於坐中，發諸禪時，無有如上所說諸邪法等。隨一一禪發時，即覺與定相應，空明清淨，內心喜悅，澹然快樂；無有覆蓋，善心開發，信敬增長，智鑒分明；身心柔，微妙虛寂，厭患世間，無爲無欲，出入自在，是爲正禪發相。

譬如與惡人共事，恆相觸惱；若與善人共事，久見其美。分別邪正二種禪發之相，亦復如是！

庚三、明用止觀長養諸善根

三明用止觀長養諸善根者：若於坐中，諸善根發時，應用止觀二法，修令增長。若宜用止，則以止修之；若宜用觀，則以觀修之，

具足前說。略示大意矣。

丁八、覺知魔事第八 分三：初總釋魔境。二、別明魔相。
三、除卻之法。今初。

戊一、總釋魔境

梵音魔羅，秦言殺者。奪行人功德之財，殺行人智慧之命，是故名之爲惡魔事者。如佛以功德智慧，度脫眾生，入涅槃爲事；魔常以毀壞眾生事業，令其墮在生死輪。若惡好心日盛，邪攻善道方始魔盛，仍須善識魔事。但有四種：一、煩惱魔。二、陰入界魔。三、死魔。四、鬼神魔。三種皆是世間之常事，今不分別。鬼神魔相，此事須知，今當略說：鬼神魔有三種：

戊二、別明魔相

一者精魅：十二時獸，變化作種種形色。或作少男少女老宿之形及可畏身等非一，惱惑行人。此諸精魅，欲惱行人，各當其時而來

，善須別識！若於寅時來者，必是虎獸等；若於卯時來者，必是兔鹿等；若於辰時來者，必是龍等；若於巳時來者，必是蛇鱗等；若於午時來者，必是馬驢駝等；若於未時來者，必是羊等；若於申時來者，必是猿猴等；若於酉時來者，必是雞鳥等；若於戌時來者，必是狗狼等；若於亥時來者，必是豬等；子時來者，必是鼠等；丑時來者，必是牛等；行者若見常用此時來，即知其獸精，說其名字訶責，即當謝滅！

二者堆揚鬼：亦作種種惱觸行人，或如蟲蝎緣人頭面，鑽刺熠熠；或擊壓人兩腋下；或乍抱持於人；或言說音聲喧鬧及作諸獸之形，異相非一，來惱行人。應即覺知，一心閉目，陰而罵之，作如是言：「我今識汝！汝是閻浮提中，食火嗅香偷臘吉支，邪見喜破戒種。我今持戒，終不畏汝！」若出家人，應誦戒本；若在家人，應誦三歸五戒等，鬼便卻行匍匐而去。如是若作種種留難惱人相貌及餘斷除之法，並如禪經中廣說。

三者魔惱：是魔多化作三種五塵境界相，來破善心。一、作違情事，則可畏五塵，令人恐懼。二、作順情事，則可愛五塵，令人心著。三、非違非順事，則平等五塵，動亂行者。是故魔名殺者，亦名華箭，亦名五箭，射人五情故，在名色中作種種境界，惑亂行人。作順情境者：或作父母兄弟，諸佛形像，端正男女，可愛之境，令人心著。作違情境者：或作虎狼獅子，羅刹之形，種種可畏之像，來怖行人。作非違非順境界者：則平常之事，動亂人心，令失禪定，故名爲魔。或作種種好惡之音聲；作種種香臭之氣；或作種種好惡之味；或作種種苦樂境界，來觸人身；皆是魔事，其相眾多，今不具說。

學要言之，若作種種五塵，惱亂於人，令失善法，起諸煩惱，皆是魔軍。以能破壞平等佛法，令起貪欲、憂愁、瞋恚、睡眠等，諸障道法。如經偈中說：

欲是汝初軍 憂愁爲第二 饑渴第三軍 渴愛爲第四

睡眠第五軍 怖畏爲第六 疑悔第七軍 瞋恚爲第八
利養虛稱九 自高慢人十 如是等眾軍 壓沒出家人
我以禪智力 破汝此諸軍 得成佛道已 度脫一切人

戊三、除卻之法

行者既覺知魔事，即當卻之。卻法有二：一者修止卻之。凡見一切外諸惡魔境，悉知虛誑，不憂不怖，亦不取不捨，妄計分別，息心寂靜，彼自當滅。二者修觀卻之。若見如上所說種種魔境，用止不去，即當反觀能見之心，不見處所，彼何所惱？如是觀時，尋當滅謝。若遲遲不去，但當正心，勿生懼想，不惜軀命，正念不動。知魔界如即佛界如，若魔界如佛界如，一如無二如，如是了知，則魔界無所捨，佛界無所取，佛法自當現前，魔境自然消滅。

復次若見魔境不謝，不須生憂；若見滅謝，亦勿生喜。所以者何？未曾見有人坐禪，見魔化作虎狼來食人；亦未曾見魔，化作男女來

爲夫婦，當其幻化。愚人不了，心生驚怖，及起貪著，因是心亂，失定發狂，自致其患，皆是行人無智受患，非魔所爲。

若諸魔境惱亂行人，或經年月不去。但當端心正念堅固，不惜身命。莫懷憂懼！當誦大乘方等諸經、治魔，默念誦之，存念三寶。若出禪定，亦當誦自防，懺悔慚愧，及誦波羅提木叉，邪不干正，久久自滅。魔事眾多，說不可盡，善須識之！

是故初心行人，必須親近善知識，爲有如此等難事。是魔入人心，能令行者心神狂亂，或喜或憂，因是成患致死。或時令得諸邪禪定智慧神通陀羅尼，說法教化，人皆信伏，後即壞人出世善事，及破壞正法。

如是等諸異非一，說不可盡！今略示其要，爲令行人於坐禪中，不妄受諸境界。取要言之：若欲遣邪歸正，當觀諸法實相，善修止觀，無邪不破。故釋論云：「除諸法實相，其餘一切皆是魔事。」如偈中說：
若分別憶想 即是魔羅網 不動不分別 是則爲法印

丁九、治病第九 分三：初明發病之源。二、明病發之相。

三、明治病方法。今初。

戊一、明發病之源

行者安心修道，或四大有病。因今用觀，心息，鼓擊，發動本病；或時不能善調適身心息三事，內外有所違犯，故有病患。夫坐禪之法，若能善用心者，則四百四病自然除差；若用心失所，則四百四病因之發生。是故若自行化他，應當善識病源，善知坐中內心治病方法。一旦動病，非惟行道有障，則大命慮矣！

戊二、明發病之相 分二：初四大五臟生患。二、鬼神業報得病。今初。

己一 四大五臟生患

今明治病法中有二意：一、明病發之相。二明治病方法。一、明病發之相者，病發雖復多途，略出不過二種：

一者四大增損病相：若地大增者，則腫結沉重，身體枯瘠，如

是等百一患生。若水大增者，則痰陰脹滿，食飲不消，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。若火大增者，即煎寒壯熱，支節皆痛，口氣大小便痢不通等百一患生。若風大增者，則身體虛懸，戰掉疼痛，肺悶脹急，嘔逆氣急，如是等百一患生。故經云：「一大不調，百一病起；四大不調，四百四病一時俱動。」四大病發，各有相貌，當於坐時及夢中察之。

二者五臟生患之相：從心生患者，身體寒熱，及頭痛口燥等，心主口故。從肺生患者，身體脹滿，四肢煩疼，心悶鼻塞等，肺主鼻故。從肝生患者，多無喜心，憂愁不樂，悲思瞋恚，頭痛眼闇昏悶等，肝主眼故。從脾生患者，身體面上，遊風身，痒疼痛，飲食失味等，脾主舌故。從腎生患者，咽喉噎塞，腹脹耳聾等，腎主耳故。五臟生病眾多，各有其相，當於坐時及夢中察之可知！

如是四大五臟病患因起非一，病相眾多，不可具說。行者若欲修止觀法門，脫有患生，應當善知因起。此二種病，通因內外發動。若

外傷寒冷風熱，飲食不消，而病從二處發者，當知因外發動。若由用心不調，觀行違僻，或因定法發時，不知取與，而致二處患生，此因內發病相。

己二、鬼神業報得病

復次，有三種得病因緣不同：一者四大五臟增損得病，如前說。二者鬼神所作得病。三者業報得病。如是等病，初得即治，甚易得差。若經久則病成，身羸病結，治之難愈。

戊三、明治病方法 分三：初四大五臟病治法。二、鬼神業報病治法。三、結示治病十法。今初。

己一、四大五臟病治法

庚一、明修止治病

一、明治病方法者：既深知病源起發，當作方法治之。治病之法，乃有多途，舉要言之，不出止觀二種方便。云何用止治病相？

有師言：但安心止在病處，即能治病。所以者何？心是一期果報

之主。譬如王有所至處，群賊迸散。

次有師言：臍下一寸名憂陀那，此云丹田。若能止心守此不散，經久即多有所治。

有師言：常止心足下，莫問行住寢臥，即能治病。所以者何？人以四大不調，故多諸疾患。此由心識上緣，故令四大不調。若安心在下，四大自然調適，眾病除矣！

有師言：但知諸法空無所有，不取病相，寂然止住，多有所治。所以者何？由心憶想，鼓作四大，故有病生。息心和悅，眾病即差。故《淨名經》云：「何謂病本？所謂攀緣。云何斷攀緣？謂心無所得！」如是種種說，用止治病之相非一。故知善修止法，能治眾病。

庚二、明修觀治病

次明觀治病者：

有師言：但觀心想，用六種氣治病者，即是觀能治病。何等六種